

青年精读书系·札记系列

老牛堂

札记

王春瑜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万岁”考
语录考
“扶摇九族”考
吹牛考
说“天地君亲师”
阿Q的祖先
“久作”
“速转”
重读《阿房宫赋》
道学——潘子大考
走出清室时代
强词夺理
谈猪也要
拉神配
文征明喜见孔夫子
学梁最荒唐的变
莫听穿林打叶声
说章帝
说后妃
说明代宦官
评药与毒
“开门七件事”
抗潮与文苑杂谈
谈施耐庵
说江上吹箫人
风流道士杨叔子
一位古代政家
梁启超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老
牛
堂



札记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中国书画函授大学肇庆分校建校二十周年纪念册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牛堂札记/王春瑜著.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0. 10

(青年精读书系)

ISBN 7-218-03465-9

I. 老… I. 王… III. 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56848 号

责任编辑	林秀钰
封面设计	李松樟书籍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编	孔洁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广东省肇庆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 张	10.5 印张
插 页	1
字 数	220 千字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5000 册
书 号	ISBN 7-218-03465-9/I·424
定 价	2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读罢古今头飞雪

——代序

说来惭愧，史学上的今与古这个似乎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曾经在很长时期内，使我感到迷惘、困惑，甚至是痛苦。

“回首当年浑似梦，都随风雨到心头”。童年时，正值抗战军兴，我随母亲、长兄从苏州逃亡至原籍乡间。在穷乡僻壤，最早给我留下古的模糊概念的，是搭草台演出的江淮戏。那时的淮戏，还属于民间小戏，有的戏班子完全是由农民中的淮戏爱好者组成的，农闲时演出，农忙时各自回家耕耘、收获。记得有一年初冬时节，有一个叫吕老舍的村庄，我头一次看淮戏，在惊叹斑斓彩衣、绝代佳人（按：当时我不过五六岁，根本不懂戏装、化妆术之类）之余，随着《活捉张三郎》、《三击掌》剧情的发展，我不禁困惑起来：这是什么时候的事呢？问大人，谁也不知道。回去问母亲，她正在做饭，一边用火叉拨着炉膛里的柴草，一边微笑着说：“咳，管那个做啥呀？反正是古时候的事罢了！”从此，在我的心目中，古的概念，像遥远的夜空，神奇而又迷茫。大约又隔了两年，这时我已经在小学读了两年书了，因病卧床，偶然得到村邻借阅的连环画《隋唐演义》。这可说是我平生阅读的头一本通俗史学读物。我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真是爱不释手。但是，读

着，读着，问题又来了：隋唐离现在有多远？为什么现在看不见李元霸、秦叔宝、程咬金、史大奈这类人呢？这一回，我向老师请教，他和颜悦色地告诉我：“不知道离现在到底多少年，反正有千把年了吧！秦叔宝、程咬金这些人是古人，是大英雄，今天的人都平平常常的，当然找不到这类人了。”这是我第一次有了“往事越千年”的概念，比起过去的混沌一片，时空上总算有了比较明晰的轮廓。但是，我也从老师的谆谆教导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今人不及古人。我甚至恼恨生在当今之世，倘若生在一千年前，不是就可以一睹瓦岗寨里众英雄的丰采，并跟在他们身后摇旗呐喊了吗？越想越感到晦气。虽说如此，毕竟是“少年不识愁滋味”，此后我千方百计找旧小说来读。诸如《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薛刚反唐》、《精忠说岳》、《水浒传》、《三国演义》等等，几乎到了废寝忘餐的地步。“苦读”的结果，一方面我终于慢慢明白了朝代的顺序，古的概念再不是抽象、模糊的了。但是，我常常感到，以今视古，胜过“巡天遥看一千河”，仍然充满了神秘色彩，凭添了几多感慨，几分惆怅。

我写这一些，决不是未老先衰，离题万里，要读者跟我一起去怀旧，重拾童年的残梦。不，我只是想说，童年时我在今、古上的幼稚、朦胧、困惑，成了我后来习史的起点，产生了难以磨灭的影响；这是我在多梦的童年、少年时代，始所未料的。

也许更使我惭愧的是，等我长大，在复旦大学历史系读了五年书，又念完了研究生的元明清史专业，虽然有时依然如“梦梦幻成真”，思索史学研究中的今与古问题，但并没有深入地、刻苦地研究与思考，以粗知太史公的“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为满足，并抄下来，贴在床头。至于如何“通古今之变”？实际上根本茫然不知。尽管在求学期间，政治运动不断，但我珍惜放牛娃出身，父兄的汗水钱来之不易，仍然读了大量的书，我的借书证，换过好几本。不过，我几乎完全埋首在具体的史实里，对今——现实，对古——过去，很少甚至没有作连贯的纵向思考及横向的比较、剖析，其结果，必然是既不知今，也不知古。因此，在此期间，我不仅在史学上没有像样的成绩可言，更重要的——而且痛心疾首的是，很快在政治上栽了大筋斗。当“文化大革命”的红色狂飚从神州大地上呼啸而起时，曾有朋友告诫我说：“别参加，肯定要秋后算账的！1957年的教训，不能忘记。”但我没听进去，更没有去回顾中国政治史，特别是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的发展史，却怀着对已被打着新旗号的造神运动捧成“红太阳”的赤诚，深深卷进“文化大革命”，落个当了近七年的反革命、家破人亡的境地。1968年春、秋，1970年冬，我曾三次身陷囹圄。在丧失自由的痛苦日子里，我在心中重温历史，认识现实，也就是把古与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苦苦探索，终于在今古之间，混沌初开，认定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不过是空前的封建专制主义招魂运动。在受政治迫害的日子里，虽然被批斗、训斥，是家常便饭，被勒令示众、打扫厕所等等，更是司空见惯，但我从未想到自杀，丧失对未来的憧憬。因为这时我已懂得察古知今，眼前的种种政治把戏，没有一样不是古代封建专制主义的翻版。当时，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重获自由。亡友杨廷福教授（1924—1984）在摘掉右派分子的帽子后，曾在无人时，长叹一声对我说：“你戴的是‘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比‘右派分子’的帽子重多了。你现在

是‘潜龙在渊’，还不知何年何月才能‘龙飞九五’呢。”老大哥的关怀使我感动，也使我茫然。但是，痛定思痛，我终于下决心：只要有一天我重见天日，一定认真做挖“文化大革命”“祖坟”的工作！

皇天不负苦心人，“不信东风唤不回”。1977年4月，我终于由上海市公安局彻底平反。我重新拿起了笔。

据说，“文化大革命”中因各种政治案件而受株连的人，有两亿多。在这个巨大的数字的背后，隐藏着多少血与泪！我妻过校元女士（1937—1970）是一位年轻的物理学者，就是因我而株连，被迫害致死的。难道还有比自己的亲人死于非命更惨痛的吗？怀着悲愤，我写出了《“株连九族”考》（刊于《文汇报》1979年2月16日，《新华文摘》1979年第3期转载，后被选入《中国新文艺大系·杂文选》，拙作《吹牛考》亦入选）。在这篇文章的结尾，我写道：“明清之际有句俗话说：‘从死地走一回，胜学道三十年。’血的历史教训启示我们：必须坚决荡涤封建专制主义，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应当把‘株连九族’这具封建僵尸，永远深埋在历史的坟墓之中！”显然，倘若我未在“文化大革命”中“从死地走一回”，就不会对“株连九族”的历史及现状，有这样深切的认识。明明是疯狂的政治迫害，却一切都在“革命”的词藻下，在“万岁”之声不绝于耳的热潮中进行的。我参加打倒别人的大会，跟着大家一起高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此起彼伏；在打倒我的大会上，也是一片“万岁”声，如歌如潮。在这场批斗会上，有人斥责我：“你怎么不跟着叫‘万岁’？！”而在另一场批斗会上，又有人训斥我：“你是反革命分子，有什么资格喊‘万岁’？！”呜呼，这时我才懂得了，“万岁”，“万

岁”，“思不出其位”。1978年下半年至1979年春天，我陆陆续续搜集历史上“万岁”的资料，考察“万岁”的来龙去脉，终于写出了曾产生较大社会影响的《“万岁”考》，不仅不少省的内刊转载了这篇文章，后来《新华文摘》及香港的《大公报》等报刊也转载了此文，台湾的《中国时报》，还专门发了一条消息。这些年来，与海外学术界同行交往日多，有好几位朋友都说读过此文，并谬承夸奖。一个真正的有良知的史学家，他的脉搏，应当与时代、人民的脉搏跳动一致，只有这样才能写出反映人民心声、触动时代敏感神经的作品。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十几年前，虽严冬已过，但残雪犹存，真是个“乍暖还寒时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倘没有一些好友的鼓励，我未必有足够的把握将文章面世。杨廷福学长当时客居中华书局，我们不时小聚，他不仅极力怂恿我写《“万岁”考》，还提供过几条材料。文章成篇后，我给本单位的两位执事看，征求意见，他们都劝我不要发表，说文章太尖锐了。可是，我寄给在廷福兄介绍下得以结识、并成为好友的著名学者冯其庸教授，他很快就来信说，收到此文后，他连夜快读了一遍，觉得写得很好，“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可连浮数大白！”而《未定稿》的编辑李凌、王小强同志，收到我的文章后，很快就打来电话，说用最快的速度发表，从此我们并成为好友。“独学无朋则不乐”。作为今人，倘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遗世独立”，很可能没有胆量面对严峻的现实，也就不可能率先去打破史学禁区，理直气壮地面对古人。继《“万岁”考》之后，我又陆续地写了《烧书考》、《吹牛考》、《语录考》、《说“天地君亲师”》等文章，社会反响是好的，以后这些文章收入《“土地庙”随笔》（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

出版),从《光明日报》、《文汇报》、《北京日报》、香港《大公报》的书评看来,读者最感兴趣的,仍然是这些文章。

当然,这些文章,都不过是读史札记,或历史杂文,对史料的搜集、诠释,远非尽善尽美。但重要的是,我写出了我心中的话,写出了今人迫切想了解古代有关此类问题的知识,写出了一些史家想说又不敢说的话。就此而论,我觉得没有在史学界白活,没有对不起中国古代史这个饭碗。

在实践中,我终于逐渐明白,作为史学家,如何处理今与古的关系?结论应当是:今古何妨一线牵。事实上,这些年来我出版的专著、小册子,发表的论文、读史札记、随笔、杂文,大体上都贯穿了这条线索。在相当程度上,都是在清理封建专制主义的精神垃圾,深挖其历史与现实的土壤。有的文章从标题上就可看出内容,如《阿Q先辈考略》(曾以《阿Q的祖先》为题刊于台湾《自由时报》1990年2月22日,后增改,易题《阿Q先辈考略》,刊于《中国文化报》1990年5月2日。并刊于《光明日报》。后载入肖黎先生主编的《我的史学观》中,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而大多数的著述,有心人自能从中领悟到我对现实中种种历史流毒的针砭。

当然,今古一线牵,并不是新的史学方法,更不是我的创造。太史公的“通古今之变”,可以说在逻辑上已经包含了今古一线牵的命题。读过《史记》及《太史公自述》、《报任安书》的人都能深刻感受到,他倘若不是对今、古两头都有深刻的理解,特别是在蚕室中遭受奇耻大辱,他不可能写出那样有血有肉、传诵千秋的史学巨著。一部中国史学发展史足以证明,很难设想,一个对现实冷漠、稀里糊涂的人,能够理清楚古代历史纷繁的脉络。古人司马光等不必论矣,

近代的史学大师梁启超、郭沫若等，在史学实践中熔古今于一炉的辉煌业绩，更是尽人皆知的。

显然，不学如我，今古何妨一线牵，不过是跟在史学大师身后学步、描红而已。虽然学无成，鬓已秋，但聊堪自慰的是：自知只有中人之智，治史未敢偷懒，文章不论长短，皆心血之痕，从不掺水；在现实生活中，从未头插风向标，曲学阿世；深知良心不能论斤两，否则有何资格评说古人；坚持史学研究的理性、科学性，坚决摒弃“四人帮”的大狗牙“梁效”、“罗思鼎”那种混淆古今，既歪曲古，也歪曲今的帮派史学。

该结束本文了，依然心潮难平。忽然想起南宋词人蒋捷的《虞美人·听雨》，似有所悟，现活剥一首，用以述怀，自属“油坊”出品，平仄非所计也——

少年闻史戏台上，
古今糊涂账。
壮年读史忧患中，
浦江呜咽神州泣西风。
而今治史燕山下，
鬓已染霜花。
千古兴亡总无情，
一线贯穿历历看分明！

1992年12月2日于京西八角村
(原载《北京日报》2000年2月28日，标题
是挚友李乔所加，深谢。)



作者简介

王春瑜，江苏建湖人，1937年生于苏州。1963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班。1979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历史，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明代宦官与经济史料初探》、《明朝宦官》（以上合著）、《“土地庙”随笔》、《明朝酒文化》、《明清史散论》、《老牛堂随笔》、《牛屋杂俎》、《交谊志》、《喘息的年轮》、《飘泊古今天地间》、《续封神》等。主编过《中国反贪史》、《康熙政风录》、《古本聊斋》、《新编三言、二拍丛书》、《中国经营文化丛书》、《当代学者随笔丛书》、《当代记者随笔丛书》、《京华学者随笔丛书》、《古今掌故》、《南腔北调丛书》等。

目
录

laoniutangzhaji

第一辑 读史漫考

“万岁”考	3
语录考	12
“株连九族”考	16
烧书考	20
吹牛考	25
说“天地君亲师”	29
读《诏狱惨言》	33
“父母官”考	38
乌纱帽考	41
慈菇和“万万顺”	45
“发财”考	51
九斤老头考	54
阿Q的祖先	57
起哄考	60
“洗马”与洗马	63
“久任”、“迁转”孰优论	66
重读《阿房宫赋》	69
读《玉抱肚·官悟》	72
张居正悲剧的启示	76
道学一落千丈考	80
明朝官场吃喝风考略	83

第二辑 牛屋杂说

别了，太平花	89
走出清官时代	92

谣谚说龙	95
谈猪色变	98
拉神配	100
文征明羞见孔夫子	103
“崇国夫人”寻猫的风波	106
“浪里百跳”的悲剧	110
坚持李自成研究的科学性	113
学案最高惟寂寞	116
身向榆关那畔行	119
这才是突破	122
莫听穿林打叶声	125
哀亡书	127
说皇帝	130
说后妃	134
说太监	139
说宰相	142
说名将	146
说贪官	149
说奸臣	153
说改革家	157
说科学家	161
说文学家	164

第三辑 芳园小品

明清之际吸烟状	169
《郡县论》的背景	171
明清江南虎踪	173

目 录

laoniutangzhaji

目 录

laoniutangzhaji

说明代宦官诗	175
“海”上生明月?	177
——明朝文人下“海”一瞥	
奇哉，五谷树	181
迷药与蛊毒	184
“开门七件事”与“三百六十行”	188
——漫说古代商业文化	
从马吊到马将	195
——麻将风行中国的历史	
坑厕与文化杂谈	200
一碗粥装得下半部历史	209
谈施耐庵遗诗佚曲	216
太保书中的抗战史料	226
——孤本《逃难记》	
论蒙汗药与武侠小说	238
关公刮骨疗毒，不用麻醉药?	250
附录：曼陀罗与麻沸散（刘芳）	
再谈麻沸散	255
——答刘芳先生	

第四辑 人海浪花

何如霍去病	261
谁是江上吹箫人	263
风流道士杨世昌	265
张居正和“一条鞭”	267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73

“应怜中土成荒塞，万里长风
吹古愁” 279

——清初爱国书法家、诗人

宋曹其人其事

一位古代政风卓越的政治家 283

楼船血溅海涛红 288

晚清爱国诗人陈玉澍 291

梁启超与陈守实 293

吉星文与卢沟桥 296

新录鬼簿 299

——亡师琐忆

秋夜话谢老 304

后记 318

目 录

laoniutangzhaj

老成堂

第一辑
读史漫考

札记

